



正男式孤獨

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則消息：英國埃塞克斯的一個設計師設計了一款神奇的抗拒孤獨的背心。這背名叫“Squease”的背心乍看上去跟普通的背心沒什麼兩樣，但是，它附帶着一個手壓泵，穿着者按手壓泵時，就能為背心充氣，背心充氣後，穿着者就獲得了“被擁抱”的感覺，從而使孤獨感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。

看着設計者演示這款背心如何使用的視頻，突然想到了一個孩子。問自己：那個孩子，是否需要一件“Squease”背心呢？

那孩子名叫正男，是日本影片《菊次郎的夏天》中的主角。九歲的正男，父親亡故，母親遠走，他與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。正男幾乎不會笑，是個異常“陰沉”的孩子。暑假來了，正男的同學們都去各地度假了，正男沒有了玩伴，獨自一人沮喪地帶着足球去了足球場。大大的足球場，小小的正男。一個人，怎能玩得起來？他把足球放在腳下，欲要踢時，卻悲傷地直挺挺地躺在了足球旁邊……他被菊次郎帶着去尋找母親，不想母親已成為另一個溫馨小家的女主人了。接下來，菊次郎導演了一系列試圖逗這個孩子歡笑的滑稽劇，但是，正男心中巨大的孤獨是任何人都驅逐不散的。

清楚地記得，當年，一個女友看完了影片後曾跟我說：“我做夢都想着一抱這個可憐的孩子。”說實話，我不能接受北野武把影片後半拍得那麼無厘頭；但是，那個令全世界的女人都生出了“抱一抱”之心的正男，讓我欣然原諒了北野武的離譜。我想，正男大概稱得上是“孤獨”這個詞的合格代言人吧？在需要愛護的年齡，卻被忽略，被遺忘。在整個片子中，正男笑得很薄，彷彿隔着一層敷衍的糖衣，裹着經年散不盡的苦味。

其實，“正男式孤獨”不僅僅屬於正男。詩人

有詩道：“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。”今天，再沒有人會說“通川溢水斷相聞”，也再沒有人會說“無情對面是山河”，然而，真正的阻隔卻搭乘着高鐵、駕駛着電訊、騎坐着網絡，呼嘯而至。

有個心理輔導師曾教我做過一套名曰“蝴蝶拍”的放鬆操，大致就是模擬蝴蝶扇動翅膀或母親拍打嬰孩的樣子，給予自我一種愛撫，借以消除內心的孤獨與焦慮。我不知別人在做“蝴蝶拍”時心情如何，反正我每次做，都會被引逗出更繁盛的孤獨與焦慮。

特蕾莎修女把一件珍貴的禮物送給了太多太多的窮人，那禮物的名字就叫“擁抱”——她真情擁抱流浪者、貧苦者、潰爛者、瀕死者……她用實際行動消滅着人間的“正男式孤獨”。

——正男，如果讓你選擇，你是想要一件價值 245 英鎊的“Squease”背心呢？還是想要一個帶着體溫的、不必付費的擁抱？

那些破繭成蝶的喜悅

中國記者憶兩岸直航

空曠的台灣中正機場候機廳內，回蕩着我們幾個大陸記者零零落落的腳步聲——那是 2003 年 1 月 26 日凌晨 3 點，台商回鄉春節包機首航，我們早早來到機場，等着見證 54 年來台灣飛機首次飛行大陸。

根據人民日報報導，回想起來，那一歷史性時刻頗為冷寂。因為台灣當局的種種限制：只有台灣飛機可以飛行、只能從大陸載客回台、只限台商及眷屬乘坐……參與包機的範圍被縮得很小。參與者的喜悅卻是熱烈的，明擺着賠本兒的買賣，台灣 6 家航空公司無一缺席，且調兵遣將，傾注全力。那一次有太多故事可寫：遠東航空首飛機長 1997 年曾被劫機到廈門，終於可以正常飛「陸」了，喜悅溢于言表；復興航空年輕副駕駛到大陸航空網站上，用「復興空巴的小飛」的名義致歉，結果當天就得到熱烈回應……

2005 年 1 月，台商回鄉春節包機第二次成行，雖然仍是帶枷跳舞，大陸的飛機終於可以參與了。那次，我在高雄小港機場。大陸飛機抵達的歡迎儀式上，南台灣燦爛的陽光都比不上主人的熱情。鑼鼓喧天，彩獅奔騰，主賓碰杯相慶，香檳酒灑了一地。

也是這一年 4 月底，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跨出歷史性一步，到大陸訪問。從南京到西安，再到北京，一路上都是自發起來的普通百姓。他們早早地等候在參訪團必經的路上，有人舉着大照片、有人帶着自己的書法作品，表達對國共兩黨一笑泯恩仇的激動和喜悅。被擠得大汗淋漓的我，也情不自禁想到，還用多說嗎？這就是民意啊。

走過 2005 年，兩岸和平發展已是天勢所趨。2008 年 4 月，兩岸兩會恢復商談；11 月 4 日，兩會簽署《海峽兩岸空運協定》、《海峽兩岸海運協定》、《海峽兩岸郵政協定》等 4 項協定。還記得那天下午的簽字儀式，台北圓山飯店大會議廳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與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坐在長桌的兩端，簽字、互換文本、拍照……不到 20 分鐘，儀式就



結束了。記者們紛紛地退場，一位台灣同業笑着對我說：「兩岸終於直航了！」我這才被驚醒般意識到，千啣萬喚的兩岸直航真的就在眼前了！原本以為難於上青天的「空通」，與現實只是一張紙的距離。

隨後的 4 年，兩岸關係發展的車輪越轉越快，兩會簽了一個又一個協定，大陸居民可以赴台旅遊了，大陸企業到台灣設分公司了，大陸學生到台灣讀書了……發呆時想，我們駐台記者在台灣被當作珍稀動物一樣保護和敵視，不過就是 10 年前吧，往返兩岸需經第叁地中轉，不過就是 4 年前吧，感覺卻宛如老祖母小時候一樣遙遠了。

還記得 6 年前從北京到台北，我們買了一張在香港中轉停留不到兩個小時的聯程機票。在北京登機時，國泰航空的工作人員一定要我們改簽，怕我們在香港辦不完入台手續，趕不上後面的班機。那天，我們較起勁來，就是不改。被我們「訛」上的「國泰」，不得不在香港機場專門安排工作人員協助我們通關……這真是在念古了。

燃起沉香，泡杯烏龍，或許用不了多久，就可以給那些不知「空通」為何物的孩子們，講講這些陳年舊事，末了當然也要嘆一聲，兩岸和平發展多么好啊。

一條找不到家的土著狗

有次因故和家人一塊去八達嶺，回來到沙河那兒，看到一只狗在封閉的高速公路上逆行着瘋跑和尋找。我們擔心它最終會和某輛轎車的前輪或擋板相遇撞在一塊兒。幾經周折，我們用食品和水換取了狗的信任，並把它帶回園子里。

它是一條黑白相間的花公狗，土著民，有四十公分高。從它的體態、胖瘦和它對人的警覺中，可以肯定它不是一條流浪狗。流浪狗的目光都是警覺而又求助的。而它的眼光中，當吃了蛋糕喝了水，那警覺很快消失了，只剩下一些焦慮和不安。由此可以判斷，它是一條有家、有着親人的狗。

把它放在我家院落里，它除了陌生的不安外，沒有在高速路上對汽車與死亡的焦慮和緊張，看到我們一家人時總是搖尾巴，總是去舔我們的手。看到有同類被人牽着在園里溜達時，它會發出汪汪示好和相邀的叫。

狗對家是有超強記憶能力的。幾年前，報紙上曾登過一則消息說，用一輛汽車把一條狗從北京拉到幾百公里外的唐山後，那狗過了二十幾天，又從唐山跑回到了北京家。由此我推測，土著花狗每天眼睛中的不安和陌生，其實是對它家主人的思念和懷想。

果然，在我的觀察中，這條土花狗，每天半夜都在喝完半盆水後離開我家，走出園子，不知到了哪兒去。而到了天亮前，它又精疲力竭地走回來，臥在我家院里，一臉的失落和渾身的疲憊感。

然而這樣半月後的一天早上我起床出門，發現它沒有如往日那樣疲憊地臥在食盆邊上的樹下邊。直到中午，晚上它都回來了。

每天早上，一家人無論誰先起床，都要首先開門看一看，院里的樹樁下，是否臥着一條土生土長的大花狗……隨着時間的晝夜來，我們漸漸把關於花狗的記憶淡薄了。

事情的戲劇性是在一個月又零幾天後，秋天到來時，有天下午，我正在院裏摘豆角，忽然聽到柵欄門外有“汪汪汪”的狗叫聲。抬起頭，看見那條花狗正把它的前蹄放在門上站起來，目光中的熱切像寒冷中的兩把火。而在那狗的身後，跟來的是它的主人，有六十幾歲，禿了頂的大興的農民，懷里抱着兩個巨大的西瓜，累得他滿臉是汗，背腰都朝地上弓着了。

“喂——是你收留過我們家的花花吧？”老人大聲地問着我，把我的兩個西瓜放在低矮的柵欄門柱上。

老人把這條狗從小養到五六歲，兩個月前，狗出門去追一條發情的野狗，追着追着它就丟掉了。半個月後，有天早上一起床，門一開，它卻又突然回去了。

老人今天到世界公園這邊賣西瓜。賣着賣着就見花狗不停地要往這個園子跑。跑到園子門口，重又回到他的瓜車旁。回到瓜車旁，重又心神不寧地朝這園里跑，有幾次還咬着他的褲腿朝着園子門口這邊拉，弄得他生意都無法暢快快地做，最後就忽然想起它失踪半月的事。懷疑這園里有人曾在那半月收留過它，就跟着花狗到了我們家。

花狗和它的主人離開我家時，夕陽西下，院子里一片彤紅溫暖的光。



閻連科

兩個男人的夜路

木木

深夜，在通往機場的一條新修的略顯曠野的馬路上，兩個男人，光着膀子，蓬首垢面，前面一個舉着一瓶燒酒，後面一個捧着一袋熟食，大步流星，不顧紅燈，穿過長長的十字路口。昏暗的路燈，壓在頭頂的高架橋。隔着車窗，看不清楚他們面部的細節，眼前的景象仿佛是一幅被刻意減了色且加了許些噪點圖片，有點意味，卻又模糊的很。

我想起木心的一句辭章，是在孫甘露的《上海流水》里讀到的，“身前一一人舉火把，身後一人吹笛。”這是何等夜之歸途啊，美的讓人醉神往。然而，行走在城市的夜晚，是無須火把的，更不可能聽到悠遠的笛聲。優雅的木心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一種優雅的記憶。

關於夜途，我們還有很多畫面。身前一一人舉着火把，身後一人拖着長槍，是關於湘西土匪和雲南土司的記憶；身前一一人舉着火把，身後一人戴着枷鎖，說的是林冲；身前一一人舉着火把，身後一人躺在棺材里，是洪亮吉和黃仲則的故事。

許多年前，一位長者還給講了另外一個故事：日本人來了，無錫淪陷了。我娘死于炮火。父親決定帶我連夜向安徽方向逃亡。我連夜向安徽方向逃亡。

我身着孝衣，舉着火把走在前面，兩眼滿是淚水，身後，我父親挑着行李，一言不發。只有當我實在走不動的時候，他才會開口說一句，堅持一下，把火把舉高一點，你得像個男人了，你娘看着你呢。那年，我只有八歲。

所有這些畫面都有着二個相同的要素，一是火把，二是男人，走在前面的是男人，走在後面的還是男人。如果是一男一女，那就變味了，要么是花前月下下的散步，要么就是趙匡胤千里送京娘。多了些浪漫與遐想，卻少了深沉與純粹之美。

不久前，波尼和凱麗夫婦的家里發生了火災，他們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在郊外的房子燒得只剩下斷壁殘垣。正當他們傷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時，一輛汽車停在他們身旁。司機搖下了車窗，伸出手遞給凱麗一張 50 美元的鈔票。“我的房子也着過火。”這個與他們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對他們說，然後就開車走了。

在那一刻，波尼夫婦倆受到了極大的鼓舞，在心里升起了一種富有感。“當時真不敢相信，我們會遇到一位那么有愛心的人。”波尼說。大火讓他們幾乎失去了一切，但在接過這 50 美元的那一刻，他們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朋友——

我們曾請讀者把他們感覺自己最富有的時刻告訴我們，結果發現，很多讀者比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人更為富有。然而，他們的富有並不都與金錢有關，下面是他們當中一些人最富有的時刻。

停電五天

去年冬天，一場暴風雪讓弗吉尼亞州的勞瑞女士家里停了電，而且整整五天。“我住在偏遠的鄉下，所以即使想出去也沒辦法。”她回憶說，“在停電的幾天，我才真正地用好了家里的木柴爐，太感謝那場雪了！我坐在屋子裏，沏了一杯熱茶，爐子上煮着一鍋熱氣騰騰的小扁豆。家里非常安靜——沒有了電器的噪聲，我的狗在我腳旁打着呼嚕，那是我感覺自己最富有的時刻。”

讓這位女士感到最富有的時刻，不是她找到了工作，或買彩票中了獎，而是在停電的時候，她獲得了另一種幸福。即使一件最簡單的事情，也能讓人感覺自己彷彿在錢堆里游泳那樣富有。

哇，這是我！

沒有什麼比撿個大便宜更能讓你直接變富有了。有一天，家住新澤西州的 34 歲的莫琳達在商店里買東西，“店里東西擺得很亂。”莫琳達回憶說。忽然，她看到一件衣服從貨架上掉了下來。“因為我上高中時在商店里打過工，出于習慣，就把這件衣服拾起來掛回去。”

拾起衣服時，她才看到這是件價值 450 美元的名牌塔哈瑞上衣，衣服正合她的身材，也是她喜歡的款式。這時她忽然看見衣服的標籤上寫着：“促銷價 12 美元！”

莫琳達說，省了一大筆錢讓她有了極大的富有感，但更讓她高興的是，這件衣服是源于她幫助別人而買到的。

失去一切

幾年前，12 歲的霍麗參加了一次學校組織的野營。野營的最後一天，別的孩子都由家長接走了，只剩下霍麗在等着媽媽和哥哥來接她。直到天快黑時，營地輔導員才接到電話：霍麗的媽媽和哥哥在半路上遇到車禍受了重傷，被送進了醫院。輔導員安慰着霍麗，告訴她，她的爸爸一會兒來接她。

六個小時後霍麗的爸爸才趕到，開車帶着她去了醫院。“當我們到醫院時，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流了下來。”霍麗說。但她的眼淚不只是因為悲痛。“看到媽媽和哥哥身上插的管子，我知道自己是多么幸運。我差點兒就失去了兩位親人——萬幸的是他們都活了下來，這是我感到自己最富有的時刻！”

現在，霍麗已經上了高中，她的媽媽和哥哥也都已痊癒，可霍麗說，她永遠也忘不了在醫院看到媽媽和哥哥躺在病床

上的情景，也不會再有不足的時候。

感激的話語

有時候，別人的一句感激話就會給我們一種幸福感——尤其當這句感激話出自我們的孩子嘴里時，幸福感還會加倍，不信你問問凱特·莫雷。這位弗吉尼亞州的記者和她 8 歲的兒子在去年聖誕節期間遭遇了一次痛苦的家庭變故，她和丈夫離婚了。有一天，家里的保姆給了她兒子一件聖誕禮物：25 美元。小孩子都喜歡買東西，但她的兒子沒拿這錢去商店。莫雷說，“他把這 25 塊錢送給了我，對我說：‘媽媽，我把這錢給你，因為你在小時候就是個好孩子。’”孩子的話讓莫雷的心幸福得飛到了月亮上，至於那筆錢，她說把它花在了對她來說最重要的一個人身上：“我的兒子！”

給予和獲得其實是同一個詞。

一件禮物

去年夏天，家住紐約的 14 歲男孩尼古拉斯·鮑威爾收到了一件禮物。“我和幾個朋友正在街上玩，看到一位老先生正提着幾只購物袋在走。我問他是否需要幫助，他說不用，還邀請我們一起去他家，說他有件東西送給我們。”

想讓他們幫着找警察，還是因為他的鄰居放的音樂噪音吵了他？不管怎樣，孩子們跟着老人到了他的家。尼古拉斯告訴我們：“他進了家門，拿出了一只橄欖球，對我們說，他不再需要這只橄欖球了，並告訴我們：以後在生活中無論走到哪兒，都要保持這種品質。”

老人說的是一種樂於助人的品質，這種品質應該廣施於人。我們應該相信，這幾個男孩以後會把這種品質保持下去，因為尼古拉斯說，在接過橄欖球的那一刻，他們感到比以前更為富有了。

老人微笑着看着這幾個孩子，無疑，老人一定在心里有着和他們同樣的感覺。



“富有”原來如此簡單

萊諾·斯坎納奇

熟悉的和陌生的，都在關心着他們。這樣一種歸屬感勝過一切物質上的財富，因為它讓你知道，在你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時，你不是孤獨的。

死里逃生